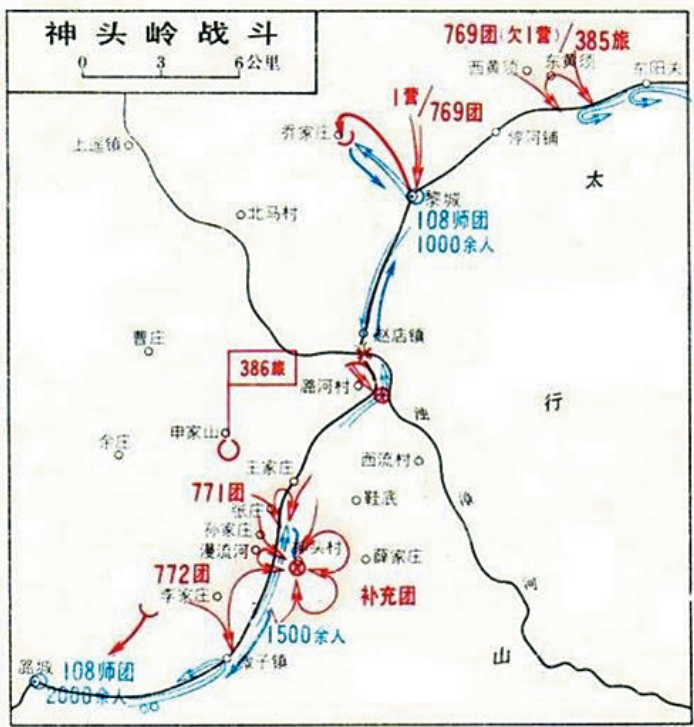


岭上设伏歼日军

神头岭伏击战,是1938年3月16日,八路军第129师在山西省潞城县至河北省涉县之间的神头岭进行的一场战斗。此次战斗沉重打击了入侵晋东南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,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,成功牵制了日军向黄河两岸和西岸的进攻,有力策应了兄弟部队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,为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1938年初,为减轻正面战场压力,破坏敌后方补给线,刘伯承率八路军第129师辗转机动,连续创造有利战机,给予日军重创。长生口战斗后,刘伯承奉命率部南返,部队集结在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、武乡地区。邯长大道东起河北省邯郸,横穿太行山区,沿线的武安、涉县、黎城和潞城均有日军据点;西与山西省长治至临汾公路相衔接,连接同蒲、平汉铁路,是晋西、晋南日军后勤补给的重要枢纽。刘伯承审时度势,根据“敌一处受袭,他处之敌必出援”的规律,兼考虑到黎城、潞城间有浊漳河相隔,便于阻断交通,且神头岭附近地形复杂、便于设伏,遂与政委邓小平、副师长徐向前共同制定作战方案,决心“攻其所必救”。袭击黎城,则可引潞城之敌出援,于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,在东侧还可伺机打击涉县来援之敌。具体作战部署是:以第769团一部袭击黎城,吸引长治、涉县日军来援;将该团主力置于黎城东北的东、西黄须地区,伏击涉县来援之敌;陈赓率第386旅第771团、第772团及补充团于神头岭设伏,伏击潞城来援之敌。

1938年3月3日,陈赓受领师部作战任务后,立即组织人员召开战前准备会议,研究具体作战方案。陈赓等通过研究地图发现,神头岭两边是陡峭高地,公路从谷底穿过,十分利于居高临下出击。可当陈赓到神头岭附近实地勘察时发现,此地实际地形和地图不符:公路不在谷底,而是在神头村东面的山岭上,山梁宽只有一二百米,公路两边地势只比公路略高,除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之前修筑的旧工事,再无任何隐蔽物。这样的地形,部队不易隐蔽,又难以展开。重新分析地形和



神头岭战斗示意图。

敌情后,陈赓最终决定将伏击地点由神头村西改在神头岭上。此处山岭地形虽不算十分理想,但可利用旧工事隐蔽伪装。同时,日军汽车、骑兵在此地形运动更为不便,我军可乘机变不利为有利,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。

确定伏击地点后,陈赓根据神头岭山梁狭窄、长径短的特点,作出“前轻后重、三面夹击”的兵力部署:以第771团、第772团主力埋伏在路北;补充团在对面鞋底村一带设伏,以一个连向潞城东北方向游击警戒,负责炸毁浊漳河大桥,切断神头岭与黎城之间的交通;以第772团3营担任潞城方面警戒,断敌退路。为方便隐蔽,陈赓令设伏的第771团和第772团主力不得变动旧工事上原有的一草一木,甚至踩过的野草都要按风向扶正,每个团、营只留1名干部在外观察。这种严谨细

心的隐蔽伪装和充分的战前准备,为这场伏击战奠定了制胜基础。

3月16日凌晨4时,负责主攻的第769团1营按计划潜入黎城,与日军展开激战。由于事发突然,日军指挥官不知我军虚实,在反击的同时迅速向附近的路城、涉县日军请求支援。3月16日上午8时30分,潞城日军抽调步兵1500余人增援黎城。9时30分,敌援军主力全部进入神头岭伏击圈,陈赓果断命令部队开始攻击。第386旅3个主力团从三面同敌发起突袭,各伏击分队大胆穿插割裂,将敌截为数段。11时30分,经过2小时激战,除100余名日军仓皇逃回潞城外,其余日军皆被歼灭。13时,从涉县驰援的日军也被我军痛击,伤亡惨重,不得不原路返回。第二天,潞城日军1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经过1小时炮击后,再次进入神头村,但我军



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神头之战纪念碑。

军事人物

赵尚志“冰趟子”伏击破敌

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,赵尚志领导东北抗联第三军英勇战斗,抗日游击区域不断发展和扩大,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和不安,调集重兵进行“讨伐”。1937年3月初,赵尚志率部队到达黑龙江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,得到报告说:日伪军数百人尾随而来。赵尚志立即决定设伏于敌以痛击。他一面集合部队连夜火速向通北东山中转移,一面命令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、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伏;又命20余名战士与敌接触,诱敌进入伏击圈,经两个小时激战,消灭敌人30余人。

取得胜利后,赵尚志正确判断敌人一定会调来大批军队再次反扑,于是迅速率部前进。不久,部队来到一个叫“冰趟子”的地方。这里是通北县城向西向东进入山沟里的必经之路,坡上的山路旁,有4座大木营,每个屋子能住一二百人,是来往山里的车马店。在木营附近,有常年

流淌的山泉,冬天泉水从山上流下来,在山路北面形成一大片高低不平的冰面,冰面上还有积雪,因此更加光滑,因此当地人称之为“冰趟子”。

赵尚志仔细观察了“冰趟子”周围的地形,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阻击战,消灭跟踪追来的敌人。他派100多人埋伏在半山腰;200多人布置在东面山上,担任正面阻击;另派100多人隐蔽在东南边山上,防备敌人迂回包抄。赵尚志将指挥部设在“冰趟子”东北角的小山上,通过传令兵打旗语指挥战斗。

随后,部队按照军长赵尚志的命令,在有利地形上,两天之内筑好阵地,他们还在阵地前浇上水,水结冰后,就可以阻止敌人的快速行进。此外战士们还在各个阵地之间以及阵地和木营之间用雪堆砌成战壕,并在木营的墙上挖了一排射击孔。

1937年3月7日,日伪军800余人进入

“冰趟子”,战斗随即打响。敌人虽然人数占优,武器先进,但由于是踩在冰面上,行走不稳,在抗联战士们的打击下,顿时队形大乱,只好趴在冰面上的蒿草里不敢移动。有二十余人好不容易爬上木营,但没有后续援军,很快被歼灭。敌人的背包上全裹着一块黄白色的狍子皮(休息时坐在地上防冷用),一下子成了显眼的目标。抗联战士们居高临下,瞄准狍子皮射击,打得敌人死伤惨重。敌人不断增兵,连攻三次,但毫无效果,反而死伤惨重。随着天越来越黑,气温骤降,不少趴在冰地上敌人被冻得动弹不得。而抗联战士们则分成小组,一部分在阵地上射击敌人,一部分则换上进入木营里烤火、吃饭。战斗到天黑,活着的敌人才敢爬起来往回跑。赵尚志战士们迅速打扫战场,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给养,然后果断决定撤出战场。这次战斗,在敌我寡的情



赵尚志像。

况下,充分利用有利地形,采取巧妙的伏击战术,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,其中被击毙者200余人(其中包括7名指挥官),成为东北抗联部队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。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经典战例

渡江战役第一枪：西梁山战役

1949年4月,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面发起渡江战役之前,在安徽和县长江北岸的西梁山,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奉渡江战役总前委命令,率先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,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御部署,牵制了敌数万兵力,为我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,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。

将革命进行到底。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一年,随着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,国民党主力已损失殆尽。但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,在长江沿岸增派重兵把守,加紧构筑工事,并凭借海陆军联合作战的优势,建立了自称为“固若金汤”的千里江防,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。“共军只有经不起几发炮弹的木帆船,要想渡江那是做梦!”“长江自古天险,共产党能渡过来?除非他们是天兵天将!”为将革命进行到底,解放全中国,根据党中央的命令,成立了由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等人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、第三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共100万人,分三个重兵集团,部署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长江北岸。根据总前委命令,1949年3月底,第90师万余人,进驻安徽和县西梁山北边的白渡桥待命,揭开了震惊中外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战役序幕。



西梁山战役。

作的同时,要以一定兵力,拔除敌人在长江北岸的重点布防据点,确保我军顺利渡江。西梁山作为国民党长江防线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,是扼守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咽喉要地,攻打西梁山对于渡江战役尤其具有中路突破意义重大。

渡江战役第一枪。1949年4月7日黄昏,第90师师部由白渡桥进入西梁山西北边指挥所,各团进入预定阵地,并立即排除地雷等进攻障碍,开辟进攻道路,组织火力准备进攻。8日凌晨3时,随着嘹亮的冲锋号,担任主攻的第269团的步枪、机枪等轻重火器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,一排排手榴弹投入敌人工事内爆炸,战士们

飞身冲入敌人战壕内肉搏厮杀,国民党驻军很快溃不成军,纷纷向大皖山主峰逃窜,小皖山、卧龙岗阵地飘起了胜利的红旗,战士们在巩固阵地后向大皖山主峰发起冲锋。

面对我军的攻势,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,凭借大皖山主峰地形优势疯狂射击,江面上4艘军舰、江对岸东梁山炮兵和架梨飞机形成了海空交叉火力,向我军阵地和后方补给线狂轰滥炸。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,指挥部立即对战斗部署进行了调整,补充物资人员,并根据战斗的发展,采取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,10日晚向小皖山守敌发动了再一次攻击,成功夺

回失去的小皖山阵地,残敌逃往大皖山。11日,敌方再次集中兵力、炮火、飞机对我军阵地发动凶猛攻击,整个山头硝烟弥漫,一片火海。我军严阵以待,前仆后继,与冲上来的敌人殊死拼杀,击退了敌军的一次次疯狂反扑,战斗呈现胶着状态,异常激烈。天黑前,部队正准备向西梁山发起总攻,突然接到上级命令,因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战8天的临时协议,兵团部电令部队暂停进攻,回原地驻扎待命,西梁山战役至此终止。

西梁山战斗是一场重要的牵制战。西梁山一役,我军声东击西,敌人误以为解放军要打西梁山,从西梁山渡江,并与敌军反复争夺,加深了敌人的错觉,敌人更加重视这一带的防御,调集了大批兵力火力进行防守固守,我军从而成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,保证了兵团主力从荻港、鲁港、三山镇等处顺利强渡成功,并使固守西梁山的敌军遭受重创,瓦解了敌人的军心,最终完成既定主要任务——帮助主力部队成功渡江,在我军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但是,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役是一场极为惨烈的大血战,包括第270团团团长朱慕萍、第269团一营营长范光和在内的人民解放军1500多名指战员,在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坚定信念下,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大军渡江的胜利和江南的解放。为缅怀先烈的光辉事迹,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,1952年起,党和政府在西梁山上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及革命烈士塔、馆、墓、亭、院等,供后人瞻仰怀念。

据中国军网

战史上的今天

红军领导人刘志丹牺牲



刘志丹像。

1936年4月14日,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遭国民党军阻击,壮烈牺牲。

据中国军网

兵器知识

坦克“打拼伴侣”——步战车



步兵战车。

借装甲“护体”输送一定数量的步兵,这是步战车与装甲人员输送车的共同点。除此之外,步战车还要能配合坦克一起冲锋。从定位上讲,步战车在战场上更像是坦克的“打拼伴侣”。

出于步坦协同的需要,步战车在火力、防护力和机动性等方面优于装甲人员输送车。火力的上,它能消灭一些轻型装甲车辆、步兵反坦克火力点、有生力量和低空飞行的目标。机动性

上,凭借履带式或轮式底盘,其速度可与主战坦克相比。

以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KF-41“山猫”履带式步战车为例,其高射速的35毫米口径火炮射击仰角较高,可选装反坦克导弹发射器、无人机相关控制设备等。车体和炮塔由装甲钢焊接而成,内部作了防辐射处理,外部刷有隐身涂料。虽然重量不轻,但它仍能以70千米的时速机动。

据《解放军报》

史海钩沉

“暗箭伤人”溯源

公元前712年,在鲁国和齐国的怂恿下,郑庄公在官前检阅军队,分配战车,做讨伐许国(国都在今河南省许昌市)的准备。老将军颍考叔和贵族出身的年轻将军公孙都,为争夺战车和先锋位置吵闹起来。颍考叔是一员勇将,拉起战车转身就跑,公孙都都不肯相让,飞奔追去,却没追上,自此怀恨在心。

当郑军攻打许国都城时,颍考叔奋勇当先,高举大旗冲上城头,公孙都眼看他就要立功,嫉妒和愤恨涌上心头,拉出弓箭,对准颍考叔一箭射

去,这位勇猛的老将从城头一个跟头摔下来,离开了人世。所幸郑军另一员将领瑕叔盈马上扛起大旗接替指挥,士兵继续攻城,最终许国都城被攻破。

起初士兵们以为颍考叔是被许军杀死,可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他背后中箭,才知道他自己人暗箭。此后,郑国人唾骂、诅咒用暗箭射死颍考叔的人,公孙都都整日活在惶惶不安之中,最终自杀。后来,人们就把像公孙都那样趁人不备、暗放冷箭的行为,称为“暗箭伤人”。

据《中国国防报》

趣味课堂

“我”在古代是一种兵器

“我”在古代是一种兵器,不是现在第一人称代词“我”的意思。现在的“我”与“伐”“战”“戟”“戣”这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,说明“我”在古代与它们是近亲,与现在“我”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上说:“我,古杀字。”“我”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,秦以后逐渐消失。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“我”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“我”来看,“我”的形状有点像《西游记》里猪八戒扛的铁钯子,只不过“我”是三根齿罢了。“我”是一种短兵器,装上长柄后能用于战场上砍杀,那尖尖的三角刺砍将下来时,一般的皮甲胄都是难以保全的。

在古代“我”是兵器的时候,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“朕”“寡人”“不才”“不佞”“小人”以及“余”“吾”等,当

然使用最多的还是“余”“吾”二字。那时候“朕”“寡人”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,《尔雅·释诂》中解释:朕,身也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,规定“朕”只能是天子自称。至于“寡人”,更是大众用词,《诗经·邶风》中就有“先君之思,以勖寡人”等,“寡人”到了唐代,才成了皇帝的专称。

“我”作为第一人称作代词,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,当时的“我”作为代词用,指的是“我们”。“我”是怎样由兵器转为代词的?原来“我”是会意字,它从戈,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,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,所谓枕戈待旦,大丈夫当“能执干戈以卫社稷”。因此,武士们常取戈自持,凡持戈之人,皆归属我方,“我”便引伸出来表示自我的意思,从那时沿用至今,再也没有变动过“我”的意思。据《广州日报》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